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十

宋元通鑑摘論

藝祖欲西都長安

藝祖欲西都長安而晉王光義謂在德不在險此其述魏吳起之言不亦誠有理哉然唐虞及夏皆都冀方殷都三亳周都豐鎬彼皆聖帝明王夫豈無德而專藉於險邪蓋建邦設都以居重馭輕自有不得不慎焉者耳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又豈不義而易言之邪余嘗過汴徘徊瞻顧寔四面受敵之地縱使宋祚之修短不係於此而西北之

竊何以貽繼世之多事者未必非此爲之肇端也藝祖知民力之殫不出百年而猶因循於晉王之言謂之何哉唐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藝祖其不斷也夫

斧聲燭影

太宗斧聲燭影之疑邇丘仲深程克勤皆爲之深辨矣但疑以傳疑史氏之事矧其於大行在殯不踰年改元宋后之崩蔑不成喪涪陵武功並不得其死側以春秋之法則趙盾許止皆以弒書無怪乎議者之紛紛也

陳靖募民墾田

陳靖之言募民墾荒給以牛種亦不為無見若今之濟上七十二泉所經西北涼原涇渭並流諸處余嘗親歷而感歎者屢矣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豈不成沃壤哉若以為地寒不生五穀則蕞爾米脂逼於沙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邪奈甲可乙否世無百年之人而其勢卒不可為宜乎陳靖托之空言也

李沆對藝祖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

糾密啓乎密啓非特譏佞報復假借將何所不至哉
李沆之言不惟得宰相之大體而亦可爲人君之大
防矣

楊億

愚嘗觀范文正公贊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
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
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
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
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
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

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及觀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禀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及於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君子當有定論

呂夷簡以誓書授富弼使契丹書詞與口傳異弼見上語之仁宗以問晏殊殊曰夷簡決

不爲此

晏殊在天禧間草復留丁謂制已愧劉筠天聖間則恐爲范仲淹忠直所累至此則又爲兩可之辭以黨夷簡嗟哉同叔豈亦隨世以就功名者乎

呂夷簡

古所謂一个臣者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若夷簡者技則有矣有容則未也觀其嘗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相矣不欲爲一个臣而欲人爲一庸夫相道果若是已乎

蘇轍書詆王安石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不當偏執爭勝卑踰尊疏踰戚自古用人之道亦不當蔑視新進唯開誠布公平心易氣酌其可否審其究竟不問其在人在我熟議而徐斷之可也盈庭聚訟亦何爲哉當時明道程先生在八使中未嘗指斥其事迨後乃曰新法之害亦吾黨有以激成之詳味斯言蓋惻切而有餘悲矣

張仲宣坐贓蘇頌言于神宗謂刑不上大夫請免黥配

宋以忠厚立國藝祖以來每事務從寬大唯於贓吏不齒衣冠往往籍產棄市大赦不原故雖中人以下

不畏犯義亦畏犯刑吏治之善多由于此杖黥流配已爲末減顧猶免之自是簠簋不飾其爲衣冠之辱大矣

包拯叅知政事

人之欲有爲于天下而以天下之事爲已任者固天下之所覬而忌焉者也孝肅叅政而人且謂天下自此多事宜乎介甫有所不免也

王安石

朱子謂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初亦豈遽有邪心斯言誠不没人善而痛惜

之意亦切矣但謂其不能知道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則亦有說焉吾觀种放隱士也一受知於君則田宅徧於關輔介甫宰相也其得君之專則又不啻如放云者乃豐爵重祿一切謝去室廬僅蔽風雨貧窶以終其身究竟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豈得便謂之流入於邪哉正以其平生所學者不知從事於此心之本體以擴充其虛明之量而唯以文章節行為事曰道在是矣於是認經濟為道德而不以道德為經濟遂事求可功求成而取必於智謀之末斯失之遠矣

蔡卞黨薛昂林自乞毀司馬光通鑑

宋至紹聖縉紳之禍極矣然寔始於熙豐而成于元祐也有熙豐則有元祐有元祐則有紹聖勢之相激必至于此向使元祐時從范純仁去其太甚之言孰究而緩圖則豈至有紹聖之紛紛哉説者乃以靖康之變專罪王安石恐亦當有分其咎者矣

章惇請沿邊諸路築城拓境五十餘所

章惇羅織元祐諸賢頓興大獄而國家之元氣命脉已爲朘削築城拓境勞費益滋旋將淪没竟何益哉

徽宗詔宦者李彥括民田所至倨坐監司不

敢抗禮有言于上者粱師成曰王人雖微序

於諸侯之上

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此春秋書法也特至春秋周室已微諸侯各國其國而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仲尼傷之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會書盟書征伐必先王人而次諸侯此其大義葢有在也若其盛時周公治內召公治外均爲寮宷百辟羣后同爲王人唯視爵以爲等差曷嘗以內外爲輕重哉漢唐以來雖一統之特已漸不知此義及粱師成之言一出葢重內輕外自分彼此而春秋之義日晦矣

孫翊折可求援太原

按金人犯太原孫翊折可求皆領兵赴援可謂勤矣但其於兵法未之深究也當粘沒喝自雲中悉衆攻太原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不數舍可求在府州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更無阻隘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沒喝妻子玉帛盡在雲中彼必倉皇歸救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沒喝失意則斡离不亦喪氣矣識者以是惜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策也

張浚命張宗元監岳飛軍

宋南渡諸將所可倚以成恢復之功建中興之業者自岳飛之外蓋不多得豈直奮勇善戰而規為措置亦自有大過人者秦檜奸臣主和誤國其忌飛也固不容誅矣張浚負一時之望乃亦謂其意在要君此何說哉愚嘗合其殺曲端之事而觀之其心事固未可知而休休有容之量恐亦不能如古之所謂一个臣也

韓世忠力論和議之非請詣闕面奏高宗不許時金欲立淵聖子于南京以和定而止

秦檜主和或者以爲逢迎上意余讀宋史至此不能不爲之憮然矣

朱文公論呂東萊文鑑因言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枉費一生精力

文鑑之有裨於世與否固未暇論而資治通鑑易紀傳爲編年自周威烈王以迄於五季千二百餘年治亂興亡得失之故昭若指掌似亦可爲鑒往者之一助矣顧謂其枉費精力何也朱子既有是說矣乃因其書而篇提數言以成綱目一書力省功倍至今學者謂綱目繼獲麟而作而不復知有通鑑矣豈其數

言遂能發明人主之學乎

喻偘喻南强直陳亮之冤

自道廢民散弟子之義缺平居則繆爲恭敬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甚者至欲更名辟去雖以唐房杜之徒因其師王通與長孫無忌有隙遂不一言及通至使後人謂通中說借唐初名臣以自重嗚呼通何人哉何有于房杜諸人也向使偘與南强見之必將唾叱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偘與南强之謂乎

安丙殺楊巨源

公昌有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豈不誠然乎哉余觀
安心跡之間蓋有不容揜者矣蓋丙嘗客於吳曦
之父素知曦者徒微語於程松而不盡吐肝膈早爲
之所及曦反形既熾顧又聽其辟召既不能如楊震
仲之死又不能如陳咸史次秦之自戕李道傳鄧性
甫之棄去乃甘受其丞相長史之僞職托名陽與而
陰圖其實左覘而右望及曦膏粱之習不除軍士之
心盡失而楊巨源李好義輩又且決意討賊丙於是
知曦必敗乃設計自全遂相結而誅曦比上捷書則
又掩巨源好義之首功而及於王喜劉昌國之逆黨

卒之喜遣昌國以媢好義而丙令喜以誣巨源遂遣將校殺之二人之死慘不可言此其心迹分明爲賊報讐及合丙之前後觀之其惡孫忠銳則伏壯士殺之而併及其子撲其惡王大才則臠以祭楊九鼎險刻跋扈從古鮮有而一時君臣漫不省究以致丙之功名日盛飾詐文奸聾瞽豪傑雖魏了翁宇文紹節之屬皆信之不惟享富貴於一時且垂榮名於竹帛果將誰欺也哉昔荀彧不悟曹操之姦以其爲漢討賊而從之操謀漸露大業垂成彧始悟而自殺司馬公以死漢許之而尚論者猶有遺議矧如丙者素知

曦逆而所爲若是其又何辭天日在上鬼神臨之必有斷斯獄者矣

楊輔論安丙

楊輔謂安丙殺楊巨源必召變僅踰月而大旱飛蝗蔽天食豆粟皆盡嗚呼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不信然哉

樓鑰贊寧宗以韓侂胄之首送金

韓侂胄罪惡貫盈誅不容誅矣晚年欲假恢復以蓋其平生而不量時與勢且委任匪其人焉其取敗豈不宜哉但宋鼠伏江淮之下而忘讐事虜含恢復亦

何以爲國故李璧一詔至今讀之猶可稍舒憤懣而追崇岳飛醜詆秦檜未必不可以感發人心也柰何國是不明惡而不知其美遂併恢復而盡非之且函首以獻金人姦宄巳斃之首雖不足惜而宋事則寔可悲蓋不待蒙古繼起厓山舟覆而可以逆知其必亡矣

余玠仰藥

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纔得一人讒忌即入自其盛時固巳有之熈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

有方猶足以爲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淸叟之徒必爲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留夢炎

宋亡陳宜中爲相遁去占城不返巳無復天理民彝矣顧又有留夢炎者爲宋狀元宰相俛首降元甘心臣僕每爲元主所鄙而恬然竊其豢養曾狗彘之不若宋稱節義最多乃復有此類焉所謂亂臣賊子無代無之豈科目不足以得人哉

元順帝習天文

氣起危宿貫于太微太史占爲大水而元主獨以爲山東必失良將既而察罕果爲王士誠所刺然則元主豈蠢然無知者哉特以君人之道既失而運祚將終雖習于天文無益也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十一

高士傳摘論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戸之農
蒲衣子

余觀唐虞之世去太古雖遠而淳龐沕穆之氣尚未漓散人生其時唯知晝分不見可欲被衣王倪齧缺固太古之遺也巢由以下諸人不受天下之讓而逃隱豈其薄天子而不為哉寔以天子為天生民其責至重非可逸樂之地也遂適已自便而若將累焉耳

及觀三代之時禹傳于湯武放伐順天立命豈不聖人哉然而衰慚之論所由起矣時則有若卞隨務光伯夷叔齊者斯其人品之高固不在唐虞諸人之下惜其自沉稠廬餓死首陽以致或者有烈士殉名之說嗚呼其殆比人無擇之流與

商容　老子　庚桑楚　關令尹

子臧　季札　老萊子　林類

榮啓期　披裘公　江上丈人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守　荷蓧丈人

陸通　漢陰丈人　顏回

曾參　原憲　閔損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冠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陳仲子

許行　黔婁先生　江濱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周之季世去古既遠風氣已漓其時乃有商容老氏之徒邁古希天棲心玄漠擬之被衣倪缺固渾乎其無以異也子臧季札雖托身公子敝屣侯封甘心徒步其視飲水墾山拾穗行歌帶索鼓琴披裘負薪者非若人之儔邪荷蕢沮溺石門荷蓧接輿諸人隱居

自適於世無涉孔子欲接引之而不可得矣顏曾原閔皆吾孔門高第弟子似不當以一節論然安貧特異與結駟乘肥者大不相侔列於茲編不妨別著壺丘老商列莊蓋亦老氏之流段干木諸人皆離羣絕俗其與仲子許行雖未免爲孟子所責備然較諸乞墦登壠之夫不亦霄壤也哉

黃石公　四皓　兩生　田何

摯峻　成公　安丘望之

郇越　宋勝之　張仲蔚　嚴遵

楊寶　韓順　鄭樸　李弘

彭城老父

摯伯陵在武帝時已逆知仕路之危矯成公以下諸人當成哀之世王莽用事禍機已著宜其高蹈而遠引也不然將如龔君賓之守死徒貽彭城老父之一哭耳亦何益哉

牛牢

子陵文叔同學故人布衣萬乘各任所之既已聘至而箕踞抱膝張目熟視咄咄子陵恐亦不免為天子所動矣牛牢被髮屢詔不答一何簡易也

向長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佟　韓康　丘訢　摯恂

法眞　漢濵老父　陳留老父

徐穉　魏桓　周燮　黃憲

姜肱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申屠蟠　郭太

表閭

光武中興賓禮遺逸風流所漸而懷寶席珍之士若向長以下諸人高蹈丘園枕棲山谷雖不際會風雲而皎皎霞外蓋增光日月矣至有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以釀成黨禁者斯其人縱高君子不由也申屠見

幾郭表僅免是以猶有取焉

眭夸　李謐　管寧　張臶

胡昭　焦先　扈累　寒貧子

漢之末世黨禁甫釋而董卓煽亂曹操陰危此何時也士生其時以才華技能而罹其害者不少矣眭夸李謐詩書自娛徵辟不就管寧遠涉遼海張臶易簣絃歌胡昭樂道寇不忍犯而焦先扈累寒貧則更超脫皆優游以終眞鴻飛鳳翔冥冥於霄漢之外矣彼弋獵者又何慕焉

孫登　董京　夏統　范喬

董養　魯褒　郭文　翟莊

劉驎之　宋纖　謝敷　戴逵

陶潛

文中子謂清談盛而晉衰推原其責當必有任之者然余觀孫登識火之語董京乾道之篇夏統土風之答范喬劉楊之論魯褒錢神之嘲郭文情憶之旨翟莊漁獵之辨及戴安道之破琴陶靖節之歸去其曠遠孤高蓋關係世風者多矣可盡以清談目之乎

宗炳　宋彧之　孔淳之　周續之

翟法賜　褚伯玉　阮孝緒　臧榮緒

庾易　宗測　沈驎士　馬樞

易謂天地閉賢人隱齊梁何時固宜放情江海遁迹丘樊矣然其介特之性蓋亦其所禀之不凡也不然貴爵位者且將以巢由爲桎梏雖甚亂世亦溺於勢利奔走而不返矣南史李延壽氏乃謂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東都何難之有嗚呼豈其然哉彼陶弘景者擅名高隱而猶不免援引梁武問賚數及時人謂爲山中宰相然則與世相忘者其可以易覩邪

李士謙　崔廓　張文詡

楊隋之世雖氣運短促而總一寰宇文學技藝之士

列名史傳者蓋亦濟濟彬矣然多罹咎悔鮮克有終孰若士謙文詡輩志懷纓冕畢志丘園欣欣獨善也哉

元德秀　朱桃椎　李元愷　衛大經

張彖　秦系　崔覲　陸龜蒙

余嘗觀唐書列傳謂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屈者纔數人耳以余觀之其未免玼纇者尚多也余故擇而書焉若張彖者則傳所未及特爲表而出之其諸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至號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者可愧孰甚焉

鄭遨

五代之亂極矣歐陽永叔爲之作史謂其時搢紳之士無復廉耻而自古天下未嘗無人求之傳記僅得四五人焉列之一行傳余取而觀之自鄭遨之外猶未免有負俗之累豈君子道消有固然與抑亦天地閉賢人隱世固有不得而知者也

李濆　魏野　邵雍　松江漁翁

杜生　筏叟　瞽翁　蘇庠

劉永一　張墍　南安翁　順昌山人

蘇雲卿　郭雍

宋室啓運五星聚奎以彰一代文明之兆迨慶曆以後君子滿朝儒者繼起蓋彬彬然盛矣馴至熙豐間小人乘間善類播遷斯已不勝困斃而南渡以後學禁旋作吾黨受累殆尤甚焉孰與李瀆魏野以下諸人形潛林壑氣薄雲霄其視弓旌綸帛之招若將浼之非惟富貴功名不可與同日語而所謂道德者亦瞠乎其後矣是豈可以一偏之士少之哉若陳摶身戀闕廷种放田連關洛林逋結廬湖山啓贊朝使各貽士人之譏若此類者吾亦不能無憾焉

褚承亮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高仲振　宋可

完顔羯胡據我北土士之生際其時而居於其地者何其甚不幸也余考之簡冊得高蹈者蓋六人焉其間若褚承亮之不對策而出杜時昇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則尤其卓然者也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非其人邪世固有處中華而居乎世者乃自甘於汚陋視此亦可以自省矣

杜本　張樞　孫轍　危復

元何特哉自古中國夷狄之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宋之遺民寧死不仕者寔多蓋亦秉彝之性宜然杜

本諸人似若未足爲高也但吳許大儒以扶世淑人之故而不能决於去就之間責備者未免有遺議焉則之四人者豈不超脫也哉

徐舫　傅淳　鮑恂　謝應芳

織屨者　龔翊

我　祖開基　文皇靖難當時之士或際風雲之會而功業顯赫或厲霜雪之操而節義昭彰濟濟王國盖跨越前代多矣獨徐舫蓑笠以示同儕傅淳退客以傳家學鮑恂辭宮輔之榮謝應芳甘龜巢之隘織屨直絕師相之交龔翊不負城門之慟亦各從其志

也若陳遇者不受翰苑屢辭宗伯終身恬退此其人
豈易得哉唐之李泌殆不及矣特以布衣而出入朝
寧光耀里閭恐亦不免與山中宰相類也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十二

浙江通志摘論

地理一

按杭州山川之勝聞天下而西湖江潮其奇尤著好事者靡不喜談想慕願一至焉然或以資游玩而傾彼社稷或以資灌漑而長我禾黍亦各存乎其人耳余覽郡志閘壩堰筧碶斗門之類凡造作之由人力者靡不具載豈不欲後之守令循其遺踪故址以爲修理興復計哉但陵谷變遷海田互易矧茲造作時異勢殊未必皆可據也余嘗觀漢志魏文侯時西門

豹爲鄴令有令名至侯曾孫襄王時舉酒爲羣臣祝曰願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皆歌之茲余志地理特舉湖陂江海河流之大者書之俾長民者因地相度隨時經理云

地理二

余嘗觀志地里者必及其形勢風俗而兩浙之地里則議者又謂浙西宗杭而嚴嘉湖爲支郡浙東一宗

紹而寧台溫二郡爲支一宗金華而衢處二郡爲支
葢習見趙錢都杭句踐都會稽隋唐置司金華枝葉
庇本之義也若以天下大勢觀之江浙地非上游自
古英雄起事率非首務但今財賦盡在東南而吳越
唇齒未必非奸宄之所窺伺杭嘉寧紹台溫六郡瀕
海倭奴島夷頻年騷動固當慎固封守矣若南都宣
潤諸處天塹浩淼寔浙之屏蔽衢嚴富閩歙數道之
衝山嶺險巇寔浙之咽喉古稱會稽𠕋陽總屬揚州
葢寔相依倚者也苟居多故之時宣潤不守衢嚴不
備則乘間竊發遂難支持是故金元南下馳騖江皐

長驅明越方臘荷鉏奮臂橫行杭婺諸郡此皆前事之明鑑也宋陳同父獨謂杭城可灌盖亦未之思耳至若處州一路高亢幽阻兵臨他境若高屋建瓴水且其地金穀所生其人鷙猛好鬬乃窮據根本之地亦不可不先事而預防也此兩浙形勢之大都也雖然地利不如人和古有定論而吳起兵家者流亦謂在德不在險然則語形勢者又當深探其本矣乃若民性之剛柔緩急聲音不同雖係水土之風氣而好惡取舍動靜無常唯上人之是效風草桴響與時推移自余所聞見數十年來已屢更矣其可以定志哉

余故於浙之形勢風俗凡舊志所載者悉于雜志中見之

建置

嘗謂義以生利利以和義故爲政上者利民其次不與民爭毫末之利以致大利下者務自利予讀漢食貨志觀所稱太公立圜法管仲權輕重周景王更鑄大錢退而考鹽法之顛末未嘗不用憮然也夫鹽之爲利固王者所與百姓共也謀國者以爲加賦於畝不若取財於川澤是故不得已專之顧其始也一引之直爲粟數十而其後或三倍焉夫直廉則市者

衆市者衆則粟常積故官無轉輸之勞無寇抄之慮而諸邊富强直高則趨利者不起趨利者不起則粟常乏故金幣積于內帑而塞下不得食轉輸寇抄官以爲任而商不與其憂其在緣海鹽積而不售竊販鬻以自給則私鹽之盜起夫此豈非與民爭毫末之利遂以失大利哉是故王者不言利非惡利也知害之有重於利也商利之臣其言非不可聽也其在目前非不足以爲快也然而其究未有能利者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嗚呼可與語仁義者斯能明利害之實也夫

祠祀

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余志浙祠祀有天下之通祀者有一方之專祀者皆準是焉爾矣諸凡非其鬼之祭雖俗稱情狀感通要之非諂則誣不可爲訓嗚呼之生而致生之之死而致死之斯民也其庶知所趨向哉

官師一

嘗觀昔人有言曰爵任之於人重矣懷祿以圖存者士子之恒情辭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紆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毋義狥其節則亡身余志浙官司自周漢歷唐以至于宋大都不出于此咸以次列之據事直書不爲區別涇渭並流清濁乃見其諸善不足爲勸惡不足爲戒者則固在所畧也嗚呼一時之榮貴固與其身皆往矣千百世之公評則尚若有存焉者此哲人所以明慎于所受之分遲遲于岐路之間也

按胡元入主中國自古所無之變也而其臣之有事于浙者無論中土之士只如巎巎以至于石抹宜孫凡二十餘輩皆蒙古人也唯張驢以括田劾罷達識貼睦邇以貪墨敗政自餘或以政事或以文章或以節義各有著稱此豈其培養致之要亦氣數然也昔人有言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是或一道矣乃若趙璉趙琬堵簡贍思余闕鄭世聞固中國產也食其祿死其事以自盡厥心蓋亦有足嘉者唯管如德父子世爲宋臣相率降元導之南侵先登陷陣此則犬彘之不若矣又何誅哉

官師三

按浙省自元丙午内附卽設官分職以治其歷官于茲而名稱不朽者要之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也凡以有其實也然統而觀之大都　國初爲多而景順成弘以來雖有碩德重望行業瑰偉者相繼出于其間然以數計之則差讓矣或者謂　國初久任責成故獲殫盡心力以展其所猷爲自後數易頻遷人無固志以致視公府如傳舍而容心于職業者無怪乎其鮮也此其爲說似矣然亦或有幸而傳不幸而不傳唯有其實則人心自不能昧卽晦于一時終顯于

百世又非幸與不幸所可論也余志前代官師善惡並書此則書善而不書惡者以未覩信史恐毀言失真滋有僞也若潘鵬李士實者則既已伏斧鑕與衆棄之矣其又何誅焉

人物一

右兩浙人物自漢唐以迄于宋凡若干人其間若漢嚴光唐褚遂良許遠陸贄宋杜衍宗澤呂祖謙楊簡諸如此類不能一二指數皆山川之靈秀人倫之表儀也自餘或以理學著或以功名顯即瑕瑜或不相掩要皆卓犖瑰瑋均之令聞長世聞者興起夫以一

方而若此可盡謂才之難也若戴法與許敬宗湯思退舒亶史彌遠賈似道陳宜中諸人心行露于當時公論昭于信史而郡邑志顧猶曲爲文之不知此何以云

人物二

按元之世淪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而諸君子或隱忍以立身或慷慨以成事雖其出處不齊要皆不受變于俗而善處窮者也嗚呼其亦不幸矣哉

人物三

粵觀兩浙自古多才迨我　明興抑又盛焉　高皇啓運羣哲佐命　文皇靖難孤臣效忠厥後土木之變力扶國是宸濠之叛並建忠勳大都是邦之士居多也其諸道德文章禮樂政事恭贊彌綸後先相望俟百年而後定者則又不可勝書矣於乎盛哉宋杜祁公浙產也乃謂浙人褊淺易動柔懦少立當時何以有是言哉要亦自勵其鄉也

列女

嘗觀宋景濂氏有言曰貞節之昭風俗之偷也使當比屋可封之時果孰名其爲貞節是婦人以貞節名

謂之不幸而尚欲徽旌典乎旌典朝廷事也以故浦陽舊志無及貞節之事者但世之才士大夫習俎豆攻詩書坐而堯言行而舜趨其自負誠不在古人後一旦受人家國之寄輒懷二心者有之矣況區區女婦乃能守死自誓又可得而少之乎理不可少而窮簷蔀屋其勢不能一一上聞則載筆闡幽以厲世風蓋吏氏事也故續書以俟采錄庶以裨旌典之所未周云

選舉一

子言之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湯有天下選於衆

舉伊尹選舉之名其昉于是乎自時厥後雖其爲制代各不同無非欲得人以爲天下也迨今則一以科目爲重矣或謂科目不足以得士文章不足以觀人此其爲說固亦有見然求什一于千百則豪傑之士往往由是以出要之以科目爲選舉固唐宋以來不得已之制而以皐陶伊尹自待其身則固出于士人之本心而非上之人之所能預也苟不于其人而于其制則雖曰選卓行歲舉孝廉而飾情以求售詭貌以競進者將紛紛以欺衆抑又科目之不若矣余志浙之選舉畧于前代而于昭代者則備書焉葢前

代之預選舉者其人之賢不肖大都於史乘載之而碌碌庸庸者則置於世無重輕也唯　昭代之士後之作史乘而傳人物者將於是乎取材焉則是志亦不爲冗設也

選舉二

嘗觀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唯其人焉入可爲相出可爲將伊尹太公之流是也但伊呂不常見于天下而才有偏勝業有專攻文武之舉誠所當並設也夫既並設則當並重宋胡沂曰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畧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

除高等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貢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願詔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則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沂之是言固作興武舉之要幾而中有豪傑則固當不待是而始奮也余志浙武舉而有感焉因附書之

藝文

按浙藝文作者衆矣然以理學爲尚而不屑以多文爲富則莫盛于宋之南渡以後于時有金華之學有永嘉之學有台州之學有明州之學皆不苟異同各相授受金華倡于呂祖謙而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

之徒則相沿于黃幹氏之傳永嘉倡于王開祖而周行巳許景衡劉安節薛季宣之屬則有得于伊洛程氏之傳台州學者如林吳杜郭皆祖考亭朱氏而趙師雍兄弟則往來于象山而陸氏之學亦行于台明州學者如楊袁沈舒皆祖象山陸氏而余端臣黃震則取法于考亭而朱子之學亦行于明雖有正宗羽翼之不同要皆發明仲尼之道而語道統者推尊之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故楊子雲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余志藝文經史諸子百家悉備故表而出之以為覽觀者準焉

經武

右經武志成客有覽者曰昔張子厚作西銘人有碁盤下碁之喻子是之志前一卷如碁盤後三卷如人下碁亦若有然者與余應之曰然哉此亦其麤跡也不有探本之論乎太公韜畧首及愛民孫武談兵令民同意故未有民心不得而武事能競者也欲得民心責在守令此又經武者所當留意焉

都會

傳有之過亡國之墟則思哀豈惟麥秀之歌黍離之詠然哉伊洛榛曠崤函荒蕪臨淄牢落鄗郢丘墟此

左太冲之所爲賦也余至臨安追昔都會葢亦不能無感焉勾踐諸侯錢鏐節度興廢存亡無足論已宋棄汴京黯然南渡忘國大讐湖山盤樂奸諛接踵而法家弼士相繼竄斥卒之立馬皐亭崖山舟覆雖云氣數而人事感應亦或有以致之也

祥異

按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者畏天戒恤民隱也此則并書之者何葢和氣致祥祥多者其國治國不治而書祥者亦足徵其僞固不必全泥於春秋也凡占驗事應則削而弗録者以天道遠恐滋眛者之惑也

是故無所應亦無所不應安往而弗畏耶畏斯修矣修則皇極可建天地可位而萬物可育矣

形勢

人嘗謂於越非用武地今觀其形勢若此則古有用之以霸者良亦有以也但有形之險彼此共之未可恃也唯兵法謂視民如嬰兒可與赴深谿斯則無形之險有得于人和之說可恃者在此而不專在彼矣

風俗

嗚呼風俗之美惡其繫於化導豈微也哉余觀兩浙在昔夏禹至會稽時因其胼手胝足惡衣菲食則民

尚勤儉習勞苦及吳泰伯遜國于王季其後季札又棄國而不取則民樂讓越勾踐豢難以復仇其民遂多感慨悲憤務隱忍以成事宋之南渡崇尚文學厥多儒生比而觀之蓋不爽也至于近世儉之過或失則鄙讓之過或失則諂忍之過或失則險文之過或失則偽及其激且反焉則又或以爭利忘義以巧詆戕物以辨言惑衆以健鬬取敗夫孰非漸摩積習使然哉或者顧謂山川之氣民習因之不知山川如故而風俗代殊聖賢之流澤久即漸窮而相噓相沿之弊乃或一成而不可變故驅而入于惡則易導而之

善則難夫君子德風小人唯草吾黨其愼焉爾矣

仙釋

右二氏之學吾儒之徒所不道也但其立心堅苦用力精專而一切世味淡薄無累向使其以堯舜孔孟爲之依歸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葢自是天地間一種人物故雜志之以備生人之理非與其進而鼓其說也

術藝

余觀班孟堅嘗言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雖云小道然其探抽冥賾專擅工巧或亦可以裨補時事流

動情神故亦采輯其一二書之致遠恐泥君子不爲固有成訓中有儒者聰明旁及則又不可以例論也

物産

按浙有魚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闔閭勾踐以富疆覇劉濞錢鏐擅所有雄視中原彼其時何殷阜哉我　明興萬方惟正之供食貨財用不盡資于浙迄今垂二百年而物乃寖覺微耗小民至愁苦無聊豈直邇年爲倭夷殘毀致然哉余於前二十年至浙是時閭井無事號稱樂土而物産已遠謝于曩昔要之官司誅求習俗奢侈而財匱民窮固亂之所

由萌也然則觀化達變者于物產之消息亦可得之矣

寺觀

按漢尚黄老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尚佛而寺觀之設其所由來者漸矣迨唐狄梁公奏毀淫祠而吾黨侈爲美談豈不崇正闢邪之意哉但天地之大何所不容我　皇祖命禮部榜示天下周知有冊砧基有簿而容蓄之中無使僞蔓蓋廓物與之心固不必盡廬其居而後爲快也

野史

杭州府志在宋則有淳祐志咸淳志皆穢陋去取無法而咸淳志中歸美賈似道諂諛非史體也洪武初徐一夔所著杭州府志頗稱簡明今不傳矣成化十年夏時正重修杭州府志紀事脫畧筆力腐冗直可覆瓿耳一郡典故散於各書今可考者曾懷顯錢唐勝蹟傳牧西湖古事實范石湖日錄周益公平園日記岳珂桯史羅大經鶴林玉露方勺泊宅編行都紀四水潛夫武林舊事周公謹癸辛雜識齊東野語周昭禮清波雜志牟應隆隆山雜記鎦孟熈霏屑錄楊瑀山居新語張仲文白獺髓葉子奇草木子無名氏

夢粱録陶九成輟耕録劉一清錢唐遺事楊公濟西湖百詠吳美中武林紀事此其顯然著者其他一二撰擬散見各書者又不可縷數也